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柳河東集卷五至七

詳校官內閣學士<sub>臣</sub>瑞保

檢討<sub>臣</sub>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sub>臣</sub>朱 鈐

校對官編修<sub>臣</sub>吳舒惟

謄錄監生<sub>臣</sub>李桂香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卷五

唐柳宗元撰

碑九首

箕子碑

事之本始詳於碑作之年月碑皆不載然當是未遷請前作附次貞元十六年文章

後

凡夫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

乃旦切

二曰法授聖三曰

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

述六經之旨尤懇懇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

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

祀故不為

謂比干諫而死

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去吾國故不

忍

謂微子去之與音預

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

之俯仰晦是暮

謨同

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隕而不息故

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

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彞倫而立大典故在

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

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率

是大道藁於厥躬

藁祖紅切正作藁俗書作藁

天地變化我得其正

其大人歟於戲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  
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  
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  
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  
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暮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

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汚明哲在躬不陋為奴沖讓  
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  
都時詘屈而伸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大明宣  
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道州文宣王廟碑

公集有斤鼻亭神記云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

州則序所謂某年月日者即元和九年也其曰  
明年二月丁亥即元和十年公是歲三月出為  
柳州刺史碑蓋在柳時作序云九年八月丁未  
祭于新廟當作十年八月蓋唐制釋奠春秋皆  
用上丁以長厯推之九年八月乙亥朔是月無  
丁未且新廟之作起於十年二月丁亥既祭之

後云

謹案某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  
為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于先聖文宣王之  
廟夜漏未盡三刻公玄冕以入就位于庭惕焉深惟夫  
子之祀爰自京師太學徧于州邑遐闊僻陋咸用斯時  
致奠展誠宿燎設懸燎力照切又音了鑄俎旂章粢糗布列周  
天之下嗚呼夫子之道閎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  
大也然其堂庑庫音早陋椽棟毀墜曾不及浮圖外說克

壯厥居水潦仍至歲加蕩沃公感然不寧若罔獲承既  
祭而出登墉以望爰得美地豐衍端夷水環以流有類  
宮之制是日樹表列位由禮考宜然後節用以制貨財  
乘時以儆功役逾年而克有成廟舍峻整階序廓大講  
肄之位師儒之室立廩以周食圃畦以毓蔬

毓音育周禮園圃毓

草木權其子毋羸且不竭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懷和更

來門下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公攝衣登席親釋經  
旨丕諭本統父慶其子長勵其幼化用興行人無爭訟



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為庶幾其後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第坐祀十人以為哲豈夫子志哉余案月令曰則釋奠于先聖先師國之故也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遵豆既嘉筮鏞既成九年八月丁未公祭于新廟退考疑義合以燕饗萬民翼翼觀禮識古於是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誓辯俗作誓助教某學生某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子極於化初冥于道先羣儒

咸稱六籍具存苟贊其道若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  
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惟公探夫子之志考有國之制光  
施彛典革正道本俾是荒服移為闕里在周則魯侯申  
甫能修類宮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能首儒學史有  
其贊今公法古之大同于魯化人之艱侔于蜀盡銘茲  
德以告于史氏而刊之茲碑銘曰

荆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振振薛公

音振

真振振公  
子仁厚也

惟德之造赤旂金節來蒞于道師儒咸會嘉

有攸告吉日丁亥獻于類宮庭燎伊煌

音皇

有煥其容公

升于位心莫不恭爰念聖祀徧于海邦服冕陳器州邑

攸同咸忻以款

音希

思報聖功卜遷于嘉惟吉之逢昀昀

其原

昀音旬又音旬  
說文壘田也

既夷且大渙渙其流實環于外作

廟有嚴昭祀顯配潔茲器用觀禮斯會布筵伊位作廩

伊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新宮既成崇報孔明于古有

經公粹厥誠邦民之良弁服是纓公躬講論虔默以聽

公降酬酢進退齊平柔肌洽體莫不充盈歸懽于心父

子兄弟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辭益疚其多

疚音究

公斯考禮民感

一作咸

休嘉從于魯風祇以詠歌公錫于

天眉壽來加公賚于王休命是荷

音河

師于辟雍大邦以

和侑醕申申

醕余振切

王道式訛諸儒作詩思繼潁水不揚

厥聲以告太史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作之年月具本篇柳州隸嶺南故曰古為南夷碑末

尚闕惜乎不得其全也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為南夷椎髻卉裳

椎音

槌漢書李陵傳胡服椎結師古曰結讀為髻一撮之髻其形如椎卉音毀草也書島夷卉服 攻刼鬪

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國始

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事

一作士

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惟

諾

旋音璿辟音璧唯以水切並見禮記

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

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

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

未莫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

洎于贏財取土木金石徵工餽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  
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祇會羣吏卜日之吉  
虔告于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  
一無惑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于是邦  
有字  
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况巍然炳  
然臨而炙之乎 闕

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  
追思告誨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

貳昔言申陳嚴祀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

祭義祭之

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注麗猶繫也

### 終南山祠堂碑

并序

終南山在京兆府武功縣潘岳關中記云其山一名

中南言在天之中居都之南京兆尹韓府君即韓臯也據臯傳云貞元十四年大旱民請蠲租賦臯奏不實遂貶撫州則十二年旱又可知矣作之年見本篇

貞元十二年夏洎秋不雨穡人焦勞嘉穀用虞皇帝使

中謁者禱于終南山申命京兆尹韓府君祇飾祀事考

視祠制以為棟宇不稱宜有加飾遂命蓋屋令裴均

蓋音

併屋音室縣名隸扶風郡

虔承聖謨制祠宇乃徵土工木工石工

備器執用來會祠下斬板榦礮柱礎

礮音盧紅切礎音楚

陶甒甒

甒音零說文甒似甒甒博厄切爾雅甒甒謂之甒詩中堂有甒

築垣墉恢度舊制

度徒故切

說文法制也

立三筵六尋既興功立雲觸石霈澤周被植物

擢茂期于豐登神道感而宣靈人心歡而致和嘉氣充

溢拊蹈布野於是邑令僚吏至于胥徒黃髮耆父野夫

版尹僉曰蓋聞名山之列天下也其有能奠方域產財

用興雲雨考于祭法宜在祀典惟終南據天之中在都



之南西至于褒斜又西至于壠首以臨于戎東至于商  
顏又東至于太華以距于關實能作固以屏王室其物

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璆琳琅玕夏書載焉

璆音球琳音林禹貢終南

惇物至于鳥鼠厥貢惟球琳琅玕

紀堂條枚秦風詠焉

詩終南篇終南何有有條有枚

條栢梅栢也又云終南何有有紀有堂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它本一作杞棠條枚一作祀堂條枚誤甚矣

哉

今其神又能對于禱祀

一作祀

化荒為穰易沴為和

沴音

厥功章明宜受大禮俾有憑託而宣其烈也非我后

敬神重穀則曷能發大號尊明靈非我公勤人奉上則

曷能對休命作新廟人事既備神明時若豐我公田遂

及我私棗盛無虞儲峙用充

儲音除說文峙也峙文里切爾雅供峙具也

厥

猷茂哉遂相與東向蹈舞拜手稽首願頌帝力且宣神

德永著終古辭曰

皇帝垂德制定統極神道泰寧祀典修飾穰祈禳雩皆

有準程

禮記祭法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禳雩祭水旱也禳音詠雩音于相近即禳祈音也

顧惟

終南祠位庫陋不稱顯名爰降制詔充大厥宇啓寤誠

明昭感神衷道宣天休獲此利貞篤災愆陽化為豐穰

實我棗盛人賴蓄給鼓腹而歌以樂其生巍巍靈山興

利產財作固鑄京

鑄下老切

擁其嘉休眷祐于人永宅厥靈

弈弈新廟

弈音亦與奕同

整頓端莊神位密清後祀承則潔心

勤禮導暢純精邑叟嗇夫鮐背齟齬

鮐音臺齟音倪

願垂表經

頌宣聖德篆刻堅石永世飛聲

太白山祠堂碑

并序

此碑與前篇同時皆以禱旱作太白終南地勢相屬

韓集南山詩謂西南雄太白突起莫間遮則二山誠關中之名勝禱應如響宜哉韓裴盖有勞

於二祠者故公又作文碑陰以志之

雍州西南界于梁其山曰太白其地恒寒冰雪之積未嘗已也其人以為神故歲水旱則禱之寒暑乖候則禱之厲疾崇降則禱之

崇音遂神禍也

咸若有咎焉者貞元十二

年孟秋旱甚皇帝遇災悼懼分命禱祀至于茲山又詔京兆尹宜飾祠廟遂下令于甸邑邑令裴均臨事有恪革去狹陋恢闔棟宇階室之廣三倍其初翌日大雨黍稷用豐野夫謹謠欽聖信神願垂頌聲刻在金石文曰

闕

碑陰文

時尹韓府君諱臯祇奉制詔發付邑吏今裴府君諱均  
承荷君公之命督就祠宇蒞事謹甚克媚神意用獲顯  
貺邑人靈之其事遂聞詔書嘉異勞主者甚厚乃刻茲  
石立于西序右階之下肆列裴氏之政于碑之陰惟君  
教行于家德施于人撫字惠厚柔仁博愛之道洽于鰥  
嫠音釐說文無夫也廉毅肅給威斷猛制之令行于強禦獄訟  
不私于上罪責不及於下農事課勵厚生克勤征賦首

入而其人益贍創立傳館平易道路改作甚力而其人  
彌逸韓府君每用嘉褒稱其理為甸服最今茲設廟位  
神神歡而寧宜為君之誠敬克合于上用啓之也不可  
以不志

湘源二妃廟碑

唐志永州縣四湘源居其一公永貞元年出為永州司馬至是凡十

年矣清河崔公能史有傳其曰十有一月庚辰即十一月七日也二妃事韓文公黃陵廟碑紀之甚

悉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災

天火日災

司功掾守

令彭城劉知剛主簿安邑衛之武告于州刺史御史中

丞清河崔公能祇栗厥戒會羣吏洎衆工發開元詔書

懼廢守祀搜考羸羨

延面切說文餘也

均節委積

上於偽切下子智切聚也

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注少曰委多曰積

咸執牘聿至于祠下稽度既

備傭役惟時斬木于上游陶埴于水涯

埴音植埴也

迺浮迺

載工逸事遂作兒顯嚴粲然而威十有一月庚辰陳冀

薦辭立石于廟門之宇下唯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

二神咸極其會為子而父堯為婦而夫舜齊聖並明弼

成授受內若器瞽上承輝光克艱以乂德罔不至帝既

野死神亦不返食于茲川古有常典毆祓戾孽

毆音區  
祓音弗

說文除  
惡祭也

恢宣淑靈敢或失職以奸天刑

奸音干

有翼其恭

有苾其馨沉牲爰告即石是銘銘曰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形媯汭

史記堯妻舜二女以觀其德舜飭下二女於媯

汭媯汭舜所居媯水之  
汭媯俱為切汭儒稅切

神位湘潁

音虎

揆茲有初克碩厥

宇唐命秩祀茲邑攸主毛掄既肆

肆一作齔拍逼切周禮副辜祭籥作齔

椒馨爰糗

先呂切祠神之米

膺于萬年期保伊祐潛火煽孽炖



于融風

炆徒渾切說丈火盛貌

神用播遷時罔克龔邑令羣吏告

于君公廉用積餘以就爾功桴木負埴

桴音敷編竹木為之大曰筏小

曰載流于江既夷以成崇宇峻墉潔嚴清間

一作

左右

率從神樂來歸徒御雍雍神既安止邦人載喜奉其告

主以對嘉祉南風淅淅

音胥又寫與切說文露白也

湘水如舞將子

無護神聽鐘鼓豐其交報邦邑是與刻此樂歌以極終

古

饒娥碑

饒娥史有傳字瓊真饒州樂平人父勸餘悉如碑所載又云鄉人異之歸囑其禮葬

父及娥鄱水之陰縣令魏仲光碣其墓建中初  
黜陟使鄭叔則表旌其閭河東柳宗元為立碑

其曰建中初則公之

文當在貞元間作

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

鄱蒲波切

娥為室女淵懿靜

一作靖

專雖小家未嘗出游治締葛供女事循整鄉間敬

式娥父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娥聞

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

出黿魚鼉蛟

黿音元鼉徒河切

浮死萬數塞川下流鄱旁小民

悲感怨號

上音冤下音豪

以為神奇縣人鄉人會錢具儀葬娥

都水西橫道上追思不足相與作石以貽後世其辭曰

生德無類氣靈而休嗟咨孝娥惟行之周淵懿含真好

靖不游纖葛締紆

上丑知切  
下直呂切

克供以修蒸蒸在家其父

世漁飲酒不節死于風濤

于一作乎  
一作於

匍匐來哭號天以

呼顏目耳鼻膏血交流三日頓踣

匹侯切又鼻墨切  
說文斃也僵也

氣

竭形枯

一作面汙

父屍既出孝質已殂龜鼈黿龜有蛟洳魚

充流溢岸旁出仰浮見怪形異適與我謀都民哀號或

以頌歌齊女色憂傷槐罷誅

晏子春秋曰齊景公有所  
愛槐令曰犯槐者刑傷槐

者死有醉而傷槐者且加刑焉其女懼而告晏子曰妾恐鄰國聞之謂君愛槐而賤人可乎晏子入言之公乃出傷槐趙姬完父操棹爰謳烏侯切亦作區列女傳趙之囚

醉不能渡趙怒將殺之津吏之女乃持楫而前告曰妾父聞君王將渡恐風波起水神動駭故禱祀九江三淮之神不勝杯酌餘澀醉如此君若誅願以微軀易父死趙將渡少一人操棹曰妾居河濱習舟楫之事遂與操渡中流奏河激之歌肉刑不施漢美淳于漢志太倉令簡子乃聘為夫人

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淳于公無男有五女會逮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其少女緹縈悲泣乃隨其父至長安願沒為官婢以贖父刑天烈烈孝娥水死上虞娥子憐悲其意遂下令除肉刑

之至德實與為傳恒人有言惟教是圖懿茲德女家世

不儒奇行特出神道莫酬窮哀罔泄終古以留鄉人好  
禮爰立茲丘建銘當道過者下車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府君

睢陽廟碑

南霽雲新舊史皆有傳魏州頓丘人少微賤為人操舟祿山反鉅野尉張

治起兵討賊拔以為將尚衡擊汴州賊李廷望以為先鋒遣至睢陽與張巡許事遂留巡所至德二年祿山圍雍丘時賀蘭進明以重兵守臨淮巡因遣霽雲乞師不果如請事詳碑中霽雲遂自臨淮還睢陽繩城而入城中將吏知救不至慟哭累日十月城陷霽雲等皆為賊所執賊將以刃脅巡不降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為

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降乃與姚閭等遇害  
惟許遠執送洛陽韓文公嘗叙李翰所作張巡  
傳後其言南公之為人亦甚悉據傳霽雲子承  
嗣歷涪州刺史劉闢叛以無備謫永州公謂承  
嗣歷施涪二州服忠思孝無替  
負荷則此碑當在永州作也

急病讓夷義之先圖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賈  
之相求賈音古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陽所以不階

王命橫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  
惟南公天與拳勇神資機智藝窮百中

史養由基去楊  
葉百步射之百

發百中霽雲傳善騎射見  
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

豪出千人不遇興詞鬱危眉

之都尉

楚辭尉尨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遺武注漢武故事曰上至郎官見一老郎鬚眉皓白問何時

為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

老是以三葉不遇也上數奇見惜挫援臂之將軍漢書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

李廣

傳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為人長援臂其善射亦天性元狩四年為前將軍從衛青擊匈奴青乃自以精兵出塞捕虜而令廣并右將軍出東道先是太將軍陰受上指以為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援臂

注曰臂如援臂通肩也天寶末寇劇憑陵隳突河華

音畫

山天旋虧斗極之位地圯積狐狸之穴

圯音起說文山無草木也親

賢在庭子駿陳蕃以佐命

漢劉歆字子駿哀帝初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為

侍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元老用  
五經卒父前業猷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為七畧

武夷甫委師而勸進

晉王衍字夷甫嘗與王越共討苟  
晞衍以太尉為太傅及越薨衆共

推行為元帥衍懼賊鋒辭曰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  
之俄而舉軍為石勒所破勒呼王公相見語移日衍因  
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且勸勒稱尊號惟公與南陽  
勒怒曰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

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訐謨大同

訐匈于切說  
文齊楚謂信

曰訐一  
曰大也誓鳩武旅以遏橫潰裂裳而千里來應

文選脫  
束為兵

裂裳  
為旗

左袒而一呼皆至

漢書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  
士皆袒左為劉氏呼火故反

柱厲不知而死難

列子柱厲叔事莒敖公自謂不知已  
去居海上及公有難乃辭其友而往



死之友曰子自以為不知己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全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慙以忘狼暉見黜而奔師春秋文公二年晉侯及秦其君者也狼暉見黜而奔師春秋文公二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暉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先軫黜之狼暉怒其友曰曷死之暉曰吾未獲死所死而不義非勇也吾以勇求右無勇而出亦其所也其友曰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暉忠謀朗然萬夫齊於是乎君子暉尺甚切又式枉切

志一作力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

校同強

謂賊首張通晤陷宋曹等州張公巡率吏哭玄元祠遂起兵討賊從者千餘也

入守而

百雉齊固

百雉城也城高三堵為雉謂賊攻雍丘城張公巡設百樓柵城上東芻灌膏以焚賊不敢

向初據雍丘

隸汴州謂單父尉賈賁合兵擊宋州張通晤走襄邑為頓丘令所殺賁引軍進至雍

丘巡與之合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庶通南北之奏

有衆二千也

復拔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捕斬要遮凶氣連沮

睢陽隸宋

州謂張公巡以馬三百兵三千至睢陽與太守許公遠等合遣將南霽雲等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

投尸

漢兵已絕守䟽勒而彌堅虜騎雖強頓盱眙而不

進

䟽勒盱眙皆地名

賊徒乃棄疾於我悉衆合圍技雖窮于九

攻

史墨翟宋大夫善守禦公輸般為雲梯之械將攻宋墨子見之乃解帶為城以堞為械九設攻城之機墨

子九拒之公輸般攻械盡志益專於三板公羊傳推者

墨子守有餘公輸為之屈何五板而堵

五板而堆百雉而城通鑑周紀智伯帥韓魏偁陽懸布

之甲以攻趙氏圍而灌之城不沒者三板左傳襄公十年晉荀偃士句

之勁一作功汧城鑿穴之奇請伐偁陽主人懸布董父登

之及堦而絕之隊則又懸之史田單攻齊收城中牛得

千餘束兵及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燒其端鑿城

數十穴夜縱牛牛尾勢怒而奔燕息意牽羊羞鄭師之

軍燕軍大驚敗走偁音逼汧音牽

大臨春秋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鄭人卜行成不吉卜

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

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

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臣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

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

宣公十五年楚子圍鄭不能

服將去之申叔時僕曰築室

反耕者宋必聽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謂子反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諸侯環顧而莫救國命阻絕而無歸以有斃不能從也

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強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衆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弊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宴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

噉此足矣

據舊傳云請噉一指留於大夫示之以信歸報本州新傳云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

因拔佩刀斷指一坐大驚韓文公云因拔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溫公考異止從舊傳公此所載又有噉此足矣之文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憤其不同有如此

無衣之賦

春秋定公四年傳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為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注云無衣

三章章三頓

身離楚野徒傷帶劍之辭

韓信淮陰人也項梁渡淮信仗

首惜武旦切

劍從之梁敗又屬項羽為郎中信數以策干項羽羽弗用漢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其儔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竒其言壯其貌釋弗斬

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傳變之歎息

後漢傳變與耿鄙共討金

城賊變子幹恐變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以免欲令棄郡而歸變慨然歎曰汝知吾必死耶蓋聖達節次守

節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有周苛之

慷慨

漢書高帝紀項羽西拔滎陽城生得御史大夫周苛羽謂苛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苛罵曰若不趨

降漢今為虜矣羽遂亨周苛慄下聞義能徙果其初心  
朗切慨口溉切壯士不得志也

烈士抗詞痛滅洪之同

日東漢滅洪傳初張超遣洪與  
大司馬劉虞計事至河間值

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于袁紹紹初見奇之其後憚  
其能適曹操圍張超於雍丘洪聞超圍乃徒跣號泣勒  
所領將赴其難且從紹請兵而紹不聽超城遂陷洪因  
怨超不與通紹興兵圍之城陷遂生執洪殺之時洪邑  
人陳容見洪當死因謂紹曰將軍欲為天下除暴而先  
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曰汝非滅洪疇空復留為容曰  
今日寧與滅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遂復見直臣  
殺見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  
致憤惜蔡恭於累旬劉璠梁典曰梁天監三年魏人圍  
義陽司州刺史蔡道恭禦之相持  
百餘日魏人雖盡力攻城而道恭輒隨方抗禦道恭疾  
篤乃以城付其弟靈恩道恭尋卒先是詔使郢州刺史

曹景宗舉兵為之救援景宗頓兵不進義陽遂陷御史中丞任昉奏彈景宗其略曰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生曹死蔡優劣若是直臣蓋指任昉也

朝廷加贈特進揚州都督

定功為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

在襁褓皆受顯秩賜之土田墓刻鮑信之形

三國志魏武帝三年

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兗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以為不可岱不從遂戰為賊所殺信乃與州吏万潜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進兵擊黃巾於壽張力戰關死購求信喪不得衆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陵

圖龐德之狀

魏書龐德初從張魯聞太祖定漢中隨衆來降拜立義將軍與曹仁共討關侯樊下

仁使德屯樊北會天大霖雨漢水暴溢侯乘船攻之德乘小船欲還仁營船覆為侯所得侯欲降之德力爭不

服遂為侯所殺太祖聞而悲之及齊王正始三年詔納祀大司馬曹真將軍龐德等十八人於太祖廟廷

官其子見勾踐之心

國語越王勾踐樓于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有能助寡人謀而

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孤子寡婦疾疫貧病者納官其子羽林字

孤知孝武之志

漢百官表羽林掌送從次期門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

林騎凡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舉門關於周典周禮地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孫兒

掌授管鑰以啓閉國門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孤注死政之老謂死事之父母與其子也

又遣人掌門闕之徵印綬於漢儀漢時印綬非若今之委積以養老孤金紫銀緋長使服之

也蓋居是官則佩是印綬罷則解之故三公上印綬後漢張奐云吾前後十要銀艾銀即銀印艾即綠綬十要



者一官一佩之耳印不甚大淮南王曰方寸之印丈二之組是也漢世功臣死後多賜印綬焉見孔氏雜說

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戲睢陽之事不唯以能死為勇

善守為功所以出奇以恥敵立僅

一作謹

以怒寇俾其專

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

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為尅敵之日世徒知力保於

江淮而不知力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公諱霽雲

霽子計切

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為婺州別駕賜緋

魚袋歷刺施涪二州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懼祠宇久遠

德音不形願斷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表攸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

洛陽唐東都也

麒麟閣中即圖之

詞可繼

漢書宣帝甘露三年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

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

銘曰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

難乃旦切

見危致命漢寵死

事周崇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

東護吳楚西臨周鄭婪婪羣凶

婪廬含切說文貪也

害氣彌盛長

蛇封豕踴躍不定屹彼睢陽

屹魚乙切說文屹崒山貌

制其要領

要伊

消切說文腰也

橫潰不流疾風斯勁梯衝外舞缶穴中偵

偵豬孟切

廡視也又丑正切問也

鈴馬匪艱枿骸猶競浩浩烈士不聞濟師

兵食殲焉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投軀無告噬

指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詞圭璧可碎堅貞不虧寇力

東盡兇威西慙

女六切說文慙也

孤城既拔渠魁受戮雷霆之

誅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覆江漢淮湖羣生咸育

倬焉勲烈孰與齊躅

尉玉切說文蹈躅也

天子震悼陟是元功旌

褒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茲祠宇式是  
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祠望慕無窮刊碑河  
澣萬古英風

柳河東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卷六

唐 柳宗元 撰

碑五首

曹溪第六祖賜諡大鑒禪師碑

六祖大鑒禪師蓋自建摩為初祖大

滿為二祖鑒智為三祖大鑒為四祖弘忍為五祖至大鑒為六也據傳燈錄大鑒即慧能大師俗姓盧氏父武德中左宦于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始因聞客讀金剛經遂問法焉客以得於黃梅忍大師為對師因去直抵韶州與尼無盡藏者解說涅槃經尼驚異之告鄉里耆老云能

有道者居人於是競來瞻禮且營緝寶林古寺  
舊地居之師謂我求大法豈可中道而止明日  
遂行過智遠禪師請並遠曰菩提達摩傳心印  
於黃梅宜往叅決師辭去遂造馬忍默識之後  
果傳衣法至儀鳳元年屆南海遇印宗法師於  
法性寺師大異因請出所傳信衣瞻禮會諸名  
德為之剃髮受滿分戒於智光律師明年要歸  
舊隱遂返曹溪學者不下千數中宗嘗詔之不  
起後化于新州國恩寺肅宗代宗皆敬事之至  
憲宗時始謚大鑒禪師塔曰元和靈照扶風公  
馬總也據總傳自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徙桂  
管經畧觀察使今以碑考之蓋自安南遷南海  
非桂管也東坡居士嘗題此碑後亦詳及之矣  
公元和十年三月十四日出為柳州刺史碑蓋  
十月後作東坡居士又謂柳子厚南遷始究  
佛法作曹溪南嶽諸碑妙絕古今其知言哉

扶風公廡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  
于上詔諡大鑒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  
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洎州司功篆告  
于其祠幢蓋鐘鼓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  
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躍奮厲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  
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鬪奪相賊殺喪其  
本實詩乖淫流詩音佩又音勃說文亂也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  
沒以餘言持世更楊墨黃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

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者梁氏好作有為師  
達摩譏之空衍益顯六傳至大鑒大鑒始以能勞苦服  
役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遁隱南海  
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為人師會  
學去來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實以廣  
大不蕩為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  
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為心  
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鑒出世百



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乃  
今始告天子得大諡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  
儒重刺虔州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  
舶聽命咸被公德受旂纛節戟纛音導左纛也  
以旄牛尾為之來涖南  
海屬國如林不殺不怒人畏無罍罍音罍說文  
曰譁訟也允克光  
于有仁昭列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  
使來謁辭其辭曰

達摩乾乾

渠馬切說  
丈上出也

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

勤專默終揖于深抱其信噐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  
之曹危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褒生而性  
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

徒結切說文車相出也

乃萬其趣匪思愈

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鑒咸獲于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  
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度俾  
人逍遙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  
書既復大行乃誄光于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  
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

嘉公德美溢于海東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  
辭徒堅永膺不已

南岳彌陀和尚碑

嘗考釋氏宗派法照智詵皆學於五祖忍公惟唐公真公及衡

山承遠皆未詳其曰南岳大長老天子名其居曰般舟道場公嘗為南岳般舟和尚第二碑蓋指日悟為般舟和尚即此所謂般舟道場也公貞元十八年為藍田尉照死於七月十九日碑

蓋七月

後作

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為國師乃言其師南岳大長老有  
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

舟道場用尊其位公始居山西南巖石之下人遺之食

則食不遺則食土泥

遺以醉切  
說文贈也

如草木其取衣類是南

極海裔北自幽都來求厥道或值之崖谷羸形垢面躬

負薪爇

音酉說文積  
木燎之也

以為僕役而媒之

媒音薛說  
文嬖也

乃公

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

塗巷刻谿谷丕勤誘掖以援乎正

一作  
于下

不求而道備不

言而物成人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巖戶不拒不營祠

宇既具以洎于德宗申詔褒立是為彌陀寺施之餘則

施與餓疾者不尸其功

施施智切  
說文惠也

公始學成都唐公次

資川詵公詵公學於東山忍公皆有道至荊州進學玉

泉真公真公授公以衡山碑為教魁人從而化者以萬

計初法照居廬山由

一作中

正定趣安樂國見蒙惡衣侍

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

傳教天下由公之訓公為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

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葬于寺之南岡刻石

于寺大門之右銘曰

一氣迴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為合蔽而通  
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神無跡示教功  
公之率衆峻以容公之立誠教一作放其中服庇草木蔽

穹隆仰攀俯取食以充形遊無極交大雄天子稽首師  
順風四方奔走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始自蜀道至  
臨洪咨謀往復窮真宗弟子傳教國師公化流萬億代  
所崇奉公寓形於南岡幼曰宏願惟孝恭立之茲石書  
元蹤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作之年月碑皆不載碑陰記謂京兆尹弘農楊

公以其隱地為道場及師之死自餘杭命以行狀來使余為碑據新舊史京兆尹弘農楊公楊憑也憑元和四年以為江西觀察使時賊罪貶臨賀尉俄徙杭州長史公時為永州司馬碑蓋

是時作云

維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于聖安寺凡為僧若干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以告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胄無終承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姓耶法劍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

乎存吾有名耶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為之墉慧  
為之戶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乎度門道品  
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衆無涯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  
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經金剛  
般若經數逾千萬或譏以有為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  
逾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  
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動趣向混亂惟  
極樂正路為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願凡聽信



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跡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

寺中徙居

一作于

是州作道場于楞伽北峯

楞音稜

不越閭

者五十祀

閭苦本切與柵同

和尚凡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

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葬岳州就受戒者曰

道穎師居荊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為

南岳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某月某日葬于卓然

師塔東若干步銘曰

道本於一離為異門以性為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

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懿  
內朗冲虛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逝如浮  
雲教久益微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真門一作論師以

顯示俾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湮淪爰授樂國參乎化

源師以誘導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

生死偕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數

夷益切  
厭也

莫從我師無忘

真宅薦是昭銘刻茲貞石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  
弘農楊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為宜居京師強  
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間歲乃往明年楊去相位竄謫  
南海上終如其志趙郡李萼音考辯博人也為岳州盛氣  
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為弟子河東裴藏之舉族受教京  
兆尹弘農楊公某以其隱地為道場奉和州刺史張惟  
儉買西峯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  
亦無言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

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某

一云公位

為之傳長沙謝楚為

行狀博陸崔行儉為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弘農公自餘杭以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使余為碑既書其辭故又假其陰以記

### 龍安海禪師碑

元和三年永州作師言由迦葉至師子二十三世而離蓋自迦葉尊

者至師子尊者為二十三也馬鳴即馬鳴尊者去迦葉為世十有一龍樹即龍樹菩薩去迦葉為世十有三公謂其弟子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謁余為碑據公集又有送浩初序頗亟稱之即初之賢蓋足知海之為人矣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

後漢西域傳天竺國一名身毒世傳明帝夢見金人

長大頂有光明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以地理考之安南者嶺南之極邊也而天竺之道自此而通安西者隴右之極邊也而西域之道自此而入則其道理之遠可知矣其沒也距今茲僅二

千歲故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

真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空愚夫失惑

一云空愚失惑

縱傲

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冒于嚚昏

嚚魚中切春秋傳口不道忠信之言

為放于淫荒其異是者長沙之南曰龍安師師之言曰

由迦葉至師子二十三世而離離而為達摩由達摩至

忍五世而並離

忍即五祖弘忍大師也

離而為秀為能南北相訾

反戾關很

下懇切說文不聽從也秀即神秀禪師號北宗能即大鑒禪師號南宗

其道遂

隱嗚呼吾將合焉且世之傳書

一無書字

者皆馬鳴龍樹道

也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慊

音園說文

援於是北學於惠隱南求於馬素咸黜其異以蹈乎中

乖離而愈同空洞而益實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

則事無非真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

無適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趣定至于旬時是之謂

施用茫然同俗極乎流動是之謂真常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即其處而成室宇遂為寶應寺去于湘之西人又從之負大木礮密石以益其居

礮音聲說文曰礮也

又為龍安

寺焉尚書裴公某李公某侍郎呂公某楊公某御史中丞房公某咸尊師之道執弟子禮凡年八十二為僧五十三菴元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沒其弟子元覺洎懷直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謁余為碑曰師周姓如海名也世為士父曰擇交同州錄事叅軍叔曰擇從尚書禮部侍

郎師始為釋其父奪之志使仕至成都主簿不樂也天

寶之亂復其初心嘗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岫嶠山

岫古后切

一音矩嶠九后切一音縷據山在衡州

終龍安寺葬其原銘曰

浮圖之修其奧為禪

與於到切

殊區異世誰得其傳遁隱乖

離浮游散遷莫徵旁行

胡郎切說文列也

徒聽誣言空有互關

南北相殘誰其會之楚有龍安龍安之德惟覺是則芑

并絕異

芑音包說文裏也

表正失惑貌昧形靜功流無極動言

有為彌寂而默祠廟之嚴我居不飾貴賤之來我道無



得逝耶匪追至耶誰抑惟世之機惟道之微既陳而明  
乃去而歸象物徒設真源無依後學誰師嗚呼茲碑

一作

動言  
事為

柳河東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卷七

唐 柳宗元 撰

碑銘六首

南嶽雲峯寺和尚碑

乾元元年肅宗在位之三載也南嶽衡山也其山在衡州

據塔銘法證和尚死於貞元十七年九月十七日十月二十七日葬公其年秋方調藍田尉碑

及塔銘皆同時作也

乾元元年某月日皇帝曰予欲俾慈仁怡愉洽于生人

惟浮圖道允迪乃命五嶽求厥元德以儀于下惟茲嶽  
上于尚書其首曰雲峯大師法證凡莅事五十年貞元  
十七年乃沒其徒曰詮曰遠曰振曰巽曰素凡三千餘  
人其長老咸來言曰吾師軌行峻特

軌矩鮪切說  
文車轍也

器宇

弘大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之以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  
人知其所不為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之以高廣通達一

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元臣碩老稽首受教髻童毀

齒

髻音迨髻髻  
童子垂髮兒

踴躍執役故從吾師之命而度者凡五

萬人吾師冬不燠裘飢不豐食每歲會其類讀羣經俾  
聖言畢出有以見其大又率其件伐木輦土作佛塔廟  
洎經典俾像法益廣有以見其用將沒告門人曰吾自  
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焉然後知其動無不虛靜無不  
為生而一有知字未始來歿而一有知字未始往也其道備矣願  
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詞曰師之教尊嚴有耀恭天  
子之詔維大中以告後學是效師之德簡峻淵默柔惠  
以直渙焉而不積同焉而皆得茲道惟則師之功勤勞

以庸維奧祕必通以興祠宮遐邇攸從師之族由號而  
郭世德有奕從佛于釋師之壽七十有八維終始罔缺  
丕冒遺烈厥徒蒸蒸維大教是膺維憲言是徵溥博恢  
弘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不崩終古其承之

南嶽雲峯和尚塔銘

雲峯和尚族郭氏號法證為竺乾道五十有七年年七  
十有八貞元十七年九月十七日終十月二十七日葬  
凡度學者五萬人

一有為字

弟子者三千人色厲而仁行峻

而周道廣而不尤功多而不有毅然居山之北峯以為  
儀表世之所謂賢人大臣者至南方咸所嚴事由其內  
者聞大師之言律義莫不震動悼懼如聽誓命由其外  
者聞大師之稱道要莫不悽歎欣踊

歎音希

如獲肆宥故

時推人師則專其旨詔求教宗則冠其位披山伐木崇  
構法宇則地得其勝捐衣去食廣閱羣經則理得其深  
其道實勤而心無求自大師化去教亦隨喪嗚呼大師  
之葬門人慕號

音豪

長老愁痛遂相與以為茲塔礮石峻

整植木蓊茂

蓊音翁又烏孔切草木盛貌

凡衡山無為此者然而未

有能紀其事余既與大乘師重巽遊巽其徒也亟為余言故為其銘銘曰

苞元極兮韜大方威而仁兮幽以光行峻潔兮貌齋莊  
氣混溟兮德洋洋演大律兮離毫芒度羣有兮耀柔剛  
棟宇立兮像法彰文字闡兮聖言揚

闡齒善切

詔褒列兮宅

南方道之廣兮用其常後是式兮宜久長閱靈室兮記  
崇岡即元石兮垂文章學者慕兮哀無疆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

公嘗作南嶽彌陀和尚碑  
謂代宗時有僧法照言其

師南嶽大長老有異德天子禮焉度其道不可  
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此碑所載肅宗制天  
下名山置大德七人推擇居首師乃即崇嶺是  
作精室與前篇合甲申貞元二十年公時蓋為

監察御

史云

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師始修起律教由其壇場而出  
者為得正法其大弟子曰日悟和尚盡得師之道次補  
其處為浮圖者宗世家于零陵蔣姓也和尚心大而行  
密體卑而道尊以為由定發惠必用毗尼為之室宇遂

執業於東林恩大師究觀秘義乃歸傳教不視文字懸  
判深微登壇蒞事度比丘衆凡歲千人者三十有七而  
道不恩以為去凡即聖必以三昧為之軌道遂服勤於  
紫霄遠大師修明要奧得以觀佛浩入性海洞開真源  
道場專精長跪右遶不衡不倚凡七日者百有二十而  
志不衰初開元中詔定制度師乃居本郡龍興寺肅宗  
制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茲嶽尤重推擇居首師乃即  
崇嶺是作精室闢林莽剏巖巖

音鸞小山而銳

殿舍宏走廊廡

脩直

庵音武說文  
堂下周屋

不命而獻力不祈而薦貨凡南方人

顯

音專

念佛三昧者必由於是命曰般舟臺焉和尚生十

三年而始出家又九年而受具戒又十年而處壇場又

三十七年而當貞元二十年正月十七日化于茲室嗚

呼無得而修故念為實相不取於法故律為大乘壞衣

不飾揣食不味

揣徒官切  
說文聚貌

覆薦服役凡出於生物者擯

而勿用不自知其慈攝取調御凡歸於正真者動而成

羣不自知其教萬行方厲一性恒如寂用之涯不可得

也有弟子曰景秀嗣居法會欲廣其師之德延于罔極  
故申明陳辭俾刊之茲碑銘曰

像教南被及津而尊威儀有嚴載闢其門吾師是嗣增

濬道源度衆逾廣大明羣昏乃興毗尼微密是論

盧昆切

八萬總結彰于一言聲聞熙熙遐邇來奔如木既拔有

植乃根乃法般舟奧妙斯存百億冥會觀于化元同道

祁祁祁祁盛貌功庸以敦如水斯壅流之無垠

音銀說文岸也

帝求

人師登我先覺赫矣明命表茲靈嶽于彼南阜齋宮爰

作負揭致貨時靡要約袒奮程力不呼而諾是刈是鑿  
既塗既斷層構孔碩以延後學出不牛馬服不絮帛匪  
安其躬亦菲其食勤而不勞在用恒寂縱而不傲在捨  
恒得洪融混合孰究其跡懿茲遺光式是嘉則容貌往  
矣軌儀無極其徒追思賡薦茲石

南嶽大明寺律和尚碑

作之年月及師之出處死生碑載之甚詳據碑云廣

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乾元元年又命衡山立毗尼藏以史考之乾元肅宗即位之三年廣德代宗即位之一載如此則乾元當在先廣德當在後然此碑正謂南嶽大明寺律和尚則大明寺

始立於廣德為信當是乾元字誤矣一本於乾元元年特三某年正疑之碑陰為尼無染書也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  
故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  
言佛達是道者唯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惠開唐開  
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為浮圖大歷十一年  
始登壇為大律師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元和  
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嶼  
為行狀列其行事願刊之茲碑宗元今掇其大者言曰

師先因官世家潭州為大姓有勲列爵位今不言大浮  
圖也凡浮圖之道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  
從峻洎侃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洎昱以通經  
教而奧義以修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來求  
以有得廣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選居寺僧二  
十一人師為之首乾元元年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詔選  
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  
行止皆為物軌執巾匜

音移盥器也  
又演兩切

奉杖屨為侍者數

百翦髮髻被教戒為學者數萬得衆若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灝灝焉無以加也

灝音浩說文夷曠也

其塔在祝融

峯西趾下碑在塔東其辭曰

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慧不窮經教為法出世化人無疆垂裕無際詔尊碩德威儀有繼道徧大洲徽音勿替祝融西麓洞庭南裔

音曳末也

金剛刻辭彌億千歲

碑陰



凡葬大浮圖無窆穴

窆音釗  
穿地也

其於用碑不宜然昔之公

室禮得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而不去世銘德行用圖  
久於世及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而其用遂行  
然則雖浮圖亦宜也凡葬大浮圖其徒廣則能為碑晉  
宋尚法故為碑者多法梁尚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禪  
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凡葬大浮圖未嘗有  
比丘尼主碑事今惟無染實來涕淚以求其志益堅又  
能言其師他德尤備故書之碑陰師凡主戒事二十二

年宰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尚書曹王臯裴公胄侍郎令狐公岵或師或友齊親執經受大義為弟子又言師始為童時夢大人縞冠素舄

縞音果說文鮮色也舄音昔說文履也

來

告曰居南嶽大吾道者必爾也已而信然將終夜有光明笙磬之音衆咸見聞若是類甚衆以儒者所不道而無染勤以為請故末傳焉無染韋氏女世顯貴今主衡山戒法

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

作之年月碑雖不載然公前篇大明師碑嘗謂丞相

李公泌執經受大義今又謂親大律師而稽首尊之師之出處蓋必與大明師同也碑當次前

篇作

衡山中院大律師曰希操末

一作沒

年五十七既沒二十

七年其大弟子誠盈奉公之遺事願銘塔石公咎姓

咎子

感切

凡去儒為釋者三十一祀掌律度衆者二十六會南

尼戒法壞而復正由公而大興衡岳佛寺毀而再成由公而不變故當世之士若李丞相泌道未嘗屈觀公而稽首尊之不名出世之士若石廩公瓚公言未嘗形遇

公而歎息推以護法是以建功之始則震雷大風示其

兆滅跡之際則隕星黑祲告其期

祲音浸說文精氣感詳春秋傳見赤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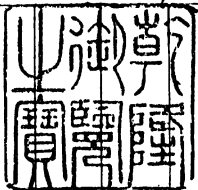
祲

斯為神怪不可度已故其與物大同終始無爭受學

之衆他莫能偕也凡所受教若華嚴照公蘭若真公荊州至公律公皆大士凡所授教若惟瑗道郢靈幹惟正惠常誠盈皆聞人嗚呼始終哉為之銘曰

首有承兮卒有傳革大訛兮持法權衆之至今志益虔雷發兆兮功已宣星告妖兮壽不延靈變化兮迎大仙

龍茲石兮垂萬年世有壞兮德無遷



柳河東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柳河東集卷八

詳校官內閣學士<sub>臣</sub>瑞保

檢討<sub>臣</sub>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sub>臣</sub>朱 鈐

校對官主事<sub>臣</sub>陳 墉

謄錄監生<sub>臣</sub>汪克緒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卷八

唐

柳宗元 撰

行狀

段太尉逸事狀

太尉段秀實代宗時以白孝德薦為涇州刺史更新舊史皆有傳舊史

載其事甚詳新史取公所為狀書之汾陽王郭子儀也王子晞子儀之子晞耳據狀元和九年

永州作集又有與史官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此狀當在書之先云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

涇州皆隸關內道

時汾陽王以副元帥



居蒲王子晞

音希

爲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

邠悲切

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

一作卒

以貨竄

取亂切

名

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嘸

音歎說文

不足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

釜音輔正作鬪鬲音歷鼎屬也盎於

浪切

盈道上

盈一作蔡與撒同如蔡叔之蔡新唐書改作盈故或作盈一又作弃

袒臂徐

去

袒一作把非是

至槿殺孕婦人

槿傳江切

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

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

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

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  
無冠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為  
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

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

釀壞胡怪切  
女亮切

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

上

槊音朔說  
大長矛也

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

先到切  
與噪同

盡甲孝德

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  
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嫗者一人

覺必亦切說  
文不能行也

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

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  
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  
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  
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  
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  
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  
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

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  
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

未晡食

晡音逋  
晚食

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

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  
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  
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

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  
農以告謨謨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

謨氏  
士切

督責益

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

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

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

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

衣於既切

手注善藥旦夕

自哺農者然後食

哺音哺也

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

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

耶涇州野如赭

音者說文赤土也

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

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惟

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為人犯天災傲大

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

天地尚不愧奴隸耶

隸郎計切

譔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

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

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

音祁山名

朱泚幸致貨幣慎

勿納及過泚

此禮切

固致大綾三百匹太尉壻韋晤堅拒

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

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

梁至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之其故封識具存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上

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

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

周邠縶間

縶他來切

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成

鄣音章說文紀

邑也堡音保說文塹也

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姁

姁

況羽切

常低首拱手行

一作促

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

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  
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  
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

開國伯柳公行狀

柳渾新舊史皆有傳又字夷曠柳氏本自魯孝公子展之

孫以王父字為展氏至展禽食采於柳下又史氏為柳魯為楚滅柳氏入楚楚為秦滅乃還晉之解縣秦置河東郡故為河東解縣人公謂其先河東人自黃帝后稷降於周魯以字命族因地受氏蓋以此也據謚議貞元十五年從孫某謹上狀蓋同時作



曾祖善才皇荊王侍讀

祖尚素皇潤州曲阿縣令

父慶休皇渤海郡渤海縣丞贈蔡州刺史工部

尚書

汝州梁縣梁城鄉思義里柳渾年七十四狀

公字惟深其先河東人晉永嘉年永嘉懷帝時也有濟南太守卓

者去其土往一作代仕江左公實後之柳氏自黃帝后稷降於

周魯以字命族因地受氏載在左氏內外傳及太史公書

自卓至公十有一代為士林盛族著於南朝歷代史及  
柳氏家牒惟公質兒魁傑度量宏大弘和博達而遇節  
必立恢曠放馳而應機能斷其居室奉養撫字之誠儀

于宗戚而內行著焉其蒞政柔仁端直之德洽於府寺  
而外美彰焉凡為學畧章句之煩亂採摭與旨以知道

為宗

撫之石切  
說文拾也

凡為文去藻飾之華靡汪洋自肆以適

已為用自始學至於大成耽嗜文籍

耽與耽同  
都含切

注意鑽

礪

鑽祖官切說  
文所以穿也

倦不知游息威不待榎榎

榎榎古  
雅切

儒言雅

旨

雅一作經

夙有聞知年十餘歲有稱神巫來告曰若相法

當天且賤幸而為釋可以緩而死耳位祿非若事也公

諸父素加撫愛尤所信異遽命奪去其業從巫

一有之字言

也公不可且曰夫性命之理聖人所罕言縉紳者所不道巫何為而能盡之也且令從之而生去聖人之教而

為異術不若速死之愈也於是為學甚篤其在童幼固

不惑於怪譎矣

譎古穴切說文權詐也

開元中舉汝州進士計偕

百數公為之冠

音貫從同

禮部侍郎韋陟異而目之一舉上

第調授宋州單父尉操斷舉措通乎細大潔廉檢守形於造次加雲騎尉秩滿江南西道連帥聞其名辟至公

府以信州都邑人罹凶害

罹鄰知切遭也

靡弊殘耗加守永豐

令公於是用重典以威姦暴

重直隴切

鋪大和以惠鰥嫠

上古

頑切下陵之切

毆除物害

毆音嘔

消除人隱吏無招權乾沒之患

政無犯令虺茸之蠹

虺音蒙茸如容切說文虺茸亂兒

宰制聽斷漸於

訟息耕夫復於封疆商旅交於關市既庶而富庶恥興

焉既富而教庠塾列焉

塾音孰學也禮家有塾

里閭大變克有能

稱遂表為洪州豐城令到職如永豐之政而仁厚加焉

授衢州司馬夫器宏者恥効以圭撮之任撮倉括切足逸者

難局以尋常之地公遂減迹藏用適隱於武寧山羣公

交書諸侯走幣皆謝絕不就方將究賢人之業窮君子

之儒味道腴以代膏粱含德輝而輕紱冕遺榮養素恬

淡如也朝右籍甚有聲徵拜御史公曰君命也安敢逃

乎即日裝束上道公常好大體不為細家之迫速非其

志也以疾辭授右補闕不隱忠以固位不形直以奸名

奸音干  
與奸同

除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赴江西與租庸使議

復權鐵

權克  
角切

及常平倉便宜制置得以專征

一作  
任

和鈞

關石之緒出納平準之宜國利人逸得其要道遷侍御

史充江南西路都團練判官時屬支郡不知連帥之職

公請出巡盡征之地大詰姦繆所至風動其有非常之

政裕於人者必舉其課績歸之使府又以文采殷勤歌

詠之俾其風謠頌聲

謠音  
搖

聞於他部達于京師而後已

改祠部員外郎轉司勳郎中餘如故就拜袁州刺史公

於是酌古良牧之政宜于今者宗而奉之考諸理國之說稱于人者承而守之均利器用以致其富昭明物則以教之禮示優裕之德以周惠利緩九賦推廣厚之心以固和慈保萬人明其制量臨長羣吏示之法禁考中備敗無不得其極理行高第朝廷休之召拜諫議大夫充浙江東西道黜陟使將舉其能政端於外邦也公則修虞書之考績舉漢代之課第處事詳諦無依違故縱之敗奉法端審無隱忌削刻之文削七時分部所繫於宵切

公尤重凌江並海

並蒲浪切說文近也

竟吳越之域皆所蒞焉復

命稱職加朝散大夫又拜左庶子集賢殿學士奉翊儲

后修其宮政統理文籍紀於秘府拜尚書右丞直而多

容簡而有制去苛削之文

苛音何

而吏皆率法務宏大之

道而政不失中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右散騎常侍涇卒

之亂公以變起卒遽盡室奔匿於終南山賊徒訪公所

在追以相印既及公而問焉公變名氏以紿之

紿音怠江南呼

欺曰捐家屬以委之賊遂執公愛子擄箠訊問

擄音彭說文答



擊也折其右肱而公不之顧即步入窮谷扳草逕踰秦嶺

由褒駱朝于行宮上嘉其誠節不時召見公頓首流涕

累陳計畫賊平策勲賜輕車都尉封宜城縣開國伯拜

尚書兵部侍郎初公名載字元興至是奏請改名以滌

偽署之汙

謂賊追以相印渾奏言臣名向為賊汙且載於文從戈非偃武所宜乃更今名也是

歲盜據淮潁方議討戮宰相以大理評事李元平者有

名以為才堪攘寇拜為汝州羣臣望聲徇利者皆曰德

舉公獨慷慨言於朝曰是夫喋喋

音牒多言也

銜玉而賈石

者也

衍局縣切說文行且賣也賈音古說文賣售也

王衍誤天下殷浩敗中軍

華而不實異代同德往且見獲何寇之攘時人不之信

也未幾盜襲汝州以元平歸凡百莫不嗟服焉俄以本

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登翊聖皇

翊音翼

匡弼大政造膝

盡規諫之志當事無矜大之容援下情於上以酌天心

順嘉謨於外用彰君德故績用茂著而人罕知之然其

章布於外敷聞在下者十一二焉貞元初上以旬服長

人天下理本於是親擇郎吏分宰於京師外部未幾而

人謠太和擊壤之頌歸於帝力上召丞相告之左僕射  
平章事張延賞抃蹈稱慶公俯伏不賀且曰甸服之政  
固宜慎重然則此屑屑者特京兆尹之職耳陛下當擇  
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以承大化京兆當求令長  
以親細事夫然後宜捨此而致理可謂愛人矣然非王  
政之大倫也不知所賀上深然之漢惠悅曹參之言絳  
侯慙曲逆之對考之前志我無負焉既而西戎乘間入  
邑詐以請盟侍中北平王燧建議許之自公卿以下莫

有異慮公獨陳謀獻畫言戎之詐固不可許竟留中不下而前議遂行於是冊命上將蒞盟諸戎戎果縱兵逼好大毆掠而去上召對前殿嘉歎者久之時諫臣有廷爭陷於訕上者上未之善也公從容候間陳古以諷所以示寬裕之德招譴正之言詞旨直切意氣勤懇動合聖謨卒見納用無何工人有以理乘輿服器得罪于左右者有司以盜易御物請論如法制初可之公不奉詔因抗疏曰跡其罪狀未甚指明方春殺人懼傷和氣上

覽之大悅即原其罪刑官慎恤之事正於邦典聖君含  
育之德彰於天下論者難之時上相與光祿卿裴腆不  
協侯公休沐以御酒或闕陰請貶之制命既行公堅執  
不下請訊支計之吏校其供入之實原本定罪窮理辨  
刑而腆竟獲宥克復本職白志真有羈勒之勤

勒音的  
說文羈

也

獻利屢中上嘉其功效特寵異之方議大用公以為

胥徒雜類出自微賤負無致寇盜之招也累疏以聞而

止公竭誠盡忠憂勞庶務有老忘之疾

老音  
冒

懇迫陳讓

除右散騎常侍罷知政事貞元五年二月五日薨於昌  
化里終於散地故褒贈不及惟公致君之志孜孜焉不  
有怠也立誠之節侃侃焉無所屈也

侃可早切  
說文剛直

故處心

積慮博寔之道表於朝端弼違釋回樸忠之誠沃於帝  
念內有敢言之勇進當不諱之明用能直道自達而無  
罪悔者也公累更重任祿秩之厚布于宗姻無一廛之  
土以處其子孫無一畝之宮以聚其族屬待祿而飽傭  
室而安終身坦蕩而細故不入其達生知足落落如此

夫其子恭父慈善行也拊循制理能政也直廉潔靜儉德也拒疑獨斷明識也冒危以扞牧圉大節也犯顏以陳訐謨至忠也有一于此尚宜旌褒矧茲備體焉可以已固當飾以榮號章示後來而故吏遺孤淪寓遐壤久稽曩典罪在宗屬敢用評隲舊行隲音質說文定也升也敷贊遺風若乃揚孔氏褒貶之文舉周公懲勸之法徵於誅謚則有司存謹狀

謚議貞元十五年正月日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

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從孫將

任郎守集賢殿正字宗元謹上

次前狀作謚法云大行受大名

小行受小名以狀考之今所議謚其受大名者哉

尚書考功伏以魯史褒貶虞書黜陟彰善癉惡王教之  
端自周公以來謚法未改謹案柳公累厯清貫茂著名  
節貞亮存誠潔廉中禮納忠為爭臣之表出守乃牧人  
之良刺舉必聞澄清可紀冒危而大節不奪更名而純  
誠克彰遂踐鼎司以匡王國奉上盡陪輔之志退迹有



推讓之高圭璋聞望洽於人聽所以聳厲在位闕於政  
教聲聞王者其事實繁褒善勸能固將不廢宗元既當  
族屬且又通家傳信克備其遺芳考行敢徵於故事謹  
具署其懿績布以懋詞定謚之制請如律令謹狀下太  
常博士裴堪議宜謚曰貞奉勅依

唐故秘書少監陳公行狀

陳京新舊史皆書於儒林傳五代祖叔明父兼

陳氏自潁川汝南下邳廣陵東海河南有六望潁川居其一也段忠烈太尉秀實耳其曰將復前之為相者京率其黨爭之蓋德宗欲以前相盧杞為饒州刺史京與趙需裴佖宇文炫等五

人爭之也據狀永貞元年八月五日為尚書禮部作或曰貶永州司馬作非是蓋貶邵及永在九月後云

五代祖某陳宜都王

曾祖某皇會稽郡司馬

祖某皇晉陵郡司功參軍

父某皇右補闕翰林學士贈秘書少監

某州某縣某鄉某里陳京年若干狀

公姓陳氏自潁川來隸京兆萬年冑貴里諱京既冠字

曰慶復舉進士為太子正字咸陽尉太常博士左補闕  
尚書膳部考功員外郎司封郎中給事中秘書少監自  
考功以來凡四命為集賢學士德宗登遐公病痼輿曳  
就位備哀敬之節由是滋甚遂以所居官致仕貞元二  
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終於安邑里妻黨之室無子伯  
兄前監察御史璠仲兄前大理評事萇以公文行之大  
者告於嘗吏於公者使辭而陳之大厯中公始來京師  
中書常舍人袁楊舍人炎讀其文驚以相視曰子雲之

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由是名聞遊太原太原尹喜曰

重客至矣授館致饌厚以泉布獻焉

錢布二錢名也漢書食貨志王莽即

真至天鳳元年罷大小錢改作貨布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二品並行其後私鑄作泉布者妻子没入官公曰非是為也某

嘗為北都賦未就願即而就焉其宮室城郭之大河山

之富闢閑之壯與其土疆之所出風俗之所安王業之

所興苟得聞而覩之足矣若曰受大利是以利來蓋異

前志也吾不能敢辭遂逆大河踰北山仿佯而歸

仿音房佯

音陽徒倚也

賦成果傳天下為咸陽尉留府庭主文章決大

事得其道為博士舉疵禮

疵才支切說文病也

修墜典合于大中

者衆馬涇人作難公徒行以出奔問官守段忠烈之死

上議罷朝七日宰相曰不可方居行宮無以安天下公

進曰是非宰相之言天子褒大節哀大臣天下所以安

也況其特異者乎上用之其勤勞侍從謀議可否時之

所賴者大巡狩告至上行罪已之道焉曰凡我執事之

臣無所任罪予惟不謹於理而有是也將復前之為相

者公曰天子加惠羣臣而引慝焉德至厚也而為相者  
復是無以大警於後且示天下率其黨爭之上變於色  
在列者咸恟而退

恟音  
母

公大呼曰趙需等勿退遂進而

盡其辭焉不果復上迎訪太后間數歲外頗怠其禮公  
密疏發之天子感悅焉初禮部試士有與親戚者則附  
於考功莫不陰受其旨意而為進退

一有  
者字

及公則否卓

然有有司之道不可犯也大廟闕東向之禮且久矣公  
自為博士補闕尚書郎給事中凡二十年勤以為請殷

祭之不墜繫公之忠懇是賴故有赤紱銀魚之服焉

詳議

京昭陵山峻而高寢宮在其上內官懲其上下之勤輓

汲之艱也

輓武遠切說文引之也與挽同又音萬引車也

謁于上請更之上下

其議宰相承而諷之召官屬使如其請公曰斯太宗之志也其儉足以為法其嚴足以有奉吾敢顧其私容而替之也奏議不可上又下其議凡是公者六七人其餘皆曰更之便上獨斷焉曰京議得矣從之在集賢奏秘書官六員隸內而刊校益理納資為胥而仕者罷之求

遺書凡增繕者乃作藝文新志制為之名曰貞元御府羣書新錄始御府有食本錢月權其贏以為膳有餘則學士與校理官頒分之學士常受三倍由公而殺其二書史之始至入禮幣錢六十緡亦皆分焉公悉致之官以理府著作書閣廣羣官之堂不取於將作少府而用大足居門下簡武官議典禮上以為能益器之與信臣議且致相位遇公有感疾使視之疾甚不能知人遂不用用鄭吏部高太常為相而以秘書命公所以示優之也



公有文章若干卷深茂古老慕司馬相如揚雄之辭而其詰訓多尚書爾雅之說紀事朴實不苟悅於人世得以傳其藁其學自聖人之書以至百家諸子之言推黃炎之事涉歷代洎國朝之故實鉤引貫穿舉大包小若太倉之蓄崇山之載浩浩乎不可知也豈揚子所謂仲尼駕說者耶夫其忠烈之褒也相府之有誠太廟之東向也昭陵之不更其故也守官之不可奪也立言之不可誣也利之不苟就也害之不苟去也其忠類朱雲

漢書

朱雲請於成帝曰願賜上方斬馬劍以斷佞臣其孝類  
一人頭上大怒命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

穎考叔

春秋隱公元年鄭伯克段于鄆遂寘姜氏於城  
穎既而悔之穎考叔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

舍肉請以遺母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考叔曰君何  
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

母子如初君子曰  
穎考叔純孝也

庶類公儀休

史記公儀休者魯博士  
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

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  
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其他辭魚鰾機事皆類是而又

文以文之學以輔之而天子以為之知既得其道又得  
其時而不為公卿者病也故議者咸惜其始而哀其終  
焉公之喪凡五十四日而夫人又沒毀也夫人之父曰

借司農卿祖曰某贈太子太保宗元故集賢吏也得公  
之遺事於其家書而授公之友以誌公之墓謹狀永貞  
元年八月五日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狀

柳河東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卷九

唐 柳宗元 撰

表銘碣誄一十首

唐相國房公德銘之陰

相國房公瑄也玄宗時嘗以坐善李適之韋堅斥為

宜春太守今刺史太原王涯蓋涯以左拾遺為翰林學士進起居舍人元和初會其甥皇甫湜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忤宰相坐不避嫌罷學士再貶虢州司馬徙為袁州刺史宜春即袁州也涯刺袁州在元和三年間此碑當是時作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為王卿士

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

楚之僭凡為

一作與

縣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

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後若宋公

史記微子開者

商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商後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微子開卒立其弟為卿士若衛武公虢文行是為微仲微仲卒宋公稽立

公鄭桓公

史記衛世家周公以成王命以商餘民封康叔為衛君八傳至於釐侯釐侯卒太子共伯

餘立為君其弟和初有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

葬之而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鄭世家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是為桓公晉世家晉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為文王卿士其記勲在王室藏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之於盟府

為縣者

為一作與

若葉公白公

史記楚世家楚昭王卒立越女之子章是為惠王王二年

平王之庶弟子西名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巢大夫號曰白公服虔曰白邑名楚邑大夫皆稱公葉公公子高也葉年之長老若毛公申公涪公

西漢儒林傳毛公趙

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武帝即位使使求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申公時年已八十餘涪音浮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

雖近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房公相玄宗有勞于蜀人咸服其節相肅宗作訓於岐人咸遵其道惟正直慈愛以成於德用是進退所居而事理辦所去而人哀號理遠人遠

與上遠字一並作表

人不

勝其懷為文士趙郡李華銘公之德亂故不克立今刺史太原王涯嘉公之道猶在乎人人不忘公之道為之刻石且曰州之南有亭曰需宴亭公之為也人之思也乃增飾棟宇即而立焉州人大悅咸會隕涕言曰昔公

以周召之德微子之仁有土封以為卿士道為三公德

為國師年為元老嘗為縣縣懷其化至于州州濡其澤

濡音儒說文濡濕也

凡我子孫罔不載慕盛德之詞文而不刻更

刺史數十莫克興起乃率歸於王公王公嘗以機密匡

天子于禁中遵

一作承

公之道刺於我邦承

一作由又作序

公之

理又能尊公之德起遺文以昭前烈則其入為卿士三

公也孰曰不宜吾懼其去我也遽願書于銘之陰用永

表於邦之良政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

陽公史列之於卓行傳既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

時陝號觀察使李泌欲辟致之府不起乃薦諸朝以著作郎召并賜緋魚城自稱多病封還泌不敢强及為宰相又言於德宗於是召拜諫議大夫碣謂四年五月即貞元四年又云後七年者貞元十一年也又云四年九月者當在貞元十五年九月然考城貶在十四年則所謂又四年者當云三年字之誤矣公集又與太學諸生書論此亦甚悉公貞元十四年時為集賢殿正字碣蓋是時作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即隱所起陽公為諫議大夫後七年廷諍懇至累日不解帝尤嘉異遷為國子司

業

城本傳德宗召拜諫議大夫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怒甚無敢言

者城間之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愼慨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

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于廷旌直優賢道帝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下還園子司業

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

季償廬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業奔走稽首闕下叫閭

籲天

籲音裕說文呼也

願乞復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己巳詔翌

日會徒北嚮如初行至延喜門公使追奪其章遮道願

罷遂不果獻生徒嗷嗷顧盼徘徊

盼音汚說文邪視也

昔公之來

仁風扇揚暴傲革面柔懦

一作輓

有立聽聞嘉言樂甚鐘

鼓瞻仰德宇高逾嵩岱及公當職施政示人準程良士

勇善偽夫去飾情者益勤誕者益恭沉酗腆酒

酗吁句切說文

酒醬也腆它典切說文多也

斥逐郊遂違親三歲罷退鄉黨令未及

下乞歸就養者二十餘人禮順克彰孝悌以興則又講

貫經籍俾達與義簡習孝秀俾極儒業冠屨裳衣由公

而嚴進退揖讓由公而儀公征甚遐吾黨誰師遂相與

咨度署吏布告諸儒願立貞珉侔高狀明乃訪于學古

之士紀公名字垂憲于後公名城字元宗家于北平隱

于條山惟公端粹冲和高凝懿醇

嶷魚其切又魚力切

道德仁明

孝愛友悌薰襲里閭布聞天下守節貞固患難不能遷其心怡性坦厚榮位不足動其神為司諫議震于周行為司業愛加于生徒宜乎立名俾後是憲其辭曰

惟茲陽公履道葆醇爰初隱聲覆蕢基仁

覆孚救切蕢音匱語雖覆

一蕢進吾往也注蕢土籠也

德充而形乃作諫臣抗志勵義直道是

陳帝求師儒貳我成均開朗蒙滯宣明德教大和潛布

玄機密照羣生間禮後學知孝進退作則動言是劔匪

公之軌人用爰蹈麤

倉胡切

厲貪凌待公順之欺偽譎詐

待公信之少年申申咸適其宜履機廢弛尊嚴而威公

褒其良俾升于堂廔者既肥

廔音衡

榮如衰衣公棄不用

懲咎內訟既訟于內猶公之誨匪仁孰親匪德孰尊今

公于征孰表儒門生徒上言稽首帝閭謂天蓋高曾莫

我聞青衿涕濡填街盈衢遠送于南望慕

上音馳下音厨

說文行不進也

立石書德用揚懿則嗚呼斯文遺愛罔極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陸質新舊

史有傳本名淳字元冲學深於春秋少師事趙匡匡師啖助助匡皆為興儒頗傳其學時陳少游鎮淮南表在幕府薦諸朝授左拾遺累遷左司郎中歷信台二州刺史素與韋執誼善方執誼附叔文竊威柄用其力召為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避憲宗名遂改賜名質卒於貞元二十一年又有類禮二十卷君臣圖翼二十五卷行於世其曰是歲嗣天子踐阼而理蓋貞元二十一年八月憲宗立改元元和也公集有答元饒州論春秋書云宗元出郢州不克卒業於陸先生之門書末又謂始至是州作陸文通先生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此表蓋作於元和元年九月出為郢州刺史後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為傳者五家

前漢藝文志春秋分為五

注謂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

今用其三焉

左氏公羊穀梁也

秉觚牘

上音孤下音讀

焦思慮以為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很怒

訐居謁切說文

相斥罪相告訐也很下懇切說文不聽從一曰盪也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為

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

學者窮老盡氣左覲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

其所異

訾將支切又音紫說文毀也

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

夷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

郡人陸先生質與其師友天水啖助

啖音淡

洎趙匡能知

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  
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  
哉先生字某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  
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而  
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為春秋集注十篇辯疑七  
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聖人為主以

堯舜為的苞羅旁魄

步角切封禪書云旁魄四塞魄字唯此音步角切唐韻除匹陌切外

別音托注史記落托貧無家集韻又作薄音白各切注  
云聲也歐陽尚書火流于王屋為鴉其聲魄韻中音義



於此不通今依封  
禪書云音步角切

膠轕上下而不出於正

膠或作轆音  
轆音葛說

文長遠貌一  
曰車馬喧雜

其法以文武為首以周公為翼揖讓升降

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

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為巨儒用是為天子爭臣

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

州守人知仁永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為古君臣圖以

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阼而理尊優師儒先生

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于京師某月日葬于某郡

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為能文聖人之書通于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

碣

一無碣字

唐故兵部郎中楊君墓碣

貞元十九年癸未為御史時作新史楊凝傳一

如公碣惟不載其以校書郎為書記耳凝初為宣武軍節度判官時蓋汴州節度李萬榮疾甚其子有不軌之謀朝廷以董晉為檢校左僕射兼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度支營田汴宋觀察

使晉辟之於幕府也其  
守亳州亦晉之力焉

貞元十九年正月某日守尚書兵部郎中楊君卒某月  
日葬于奉先縣某原既葬其子姪洎家老謀立石以表

于墓葬令曰凡五品以上為碑龜趺螭首

趺音膚說文  
足也螭抽知

切說文似  
龍而黃

降五品為碣方趺圓首

圓一作圭

其高四尺按郎

中品第五以其秩不克偕降而從碣之制其世系則紀  
于大墓君諱凝字懋功與季弟凌生同日不周月而孤  
伯兄憑翦髮為童家居于吳太夫人母道尊愛教飭謹

備君之昆弟孝敬出於其性禮範奉于其舊克有成德

輯其休光

輯音集歛也  
書曰輯五瑞

東溥海岱南極衡巫文學者皆

知誦其詞而以為模準進修者率用歌其行而有所矜

式君既舉進士以校書郎為書記毗贊元侯于漢之陰

式徙荊州由協律郎三轉御史元戎出師用顯厥謀遂

入王庭為起居郎書事不回著垂國典又為尚書司封

員外郎革正封邑申明嫡媵

上丁歷切  
下以證切

事連權右斥退

勿憚直聲彰聞仍叅選部以馭羣吏姦臣席勢威福自

已他人求附離而不可得者

麗 離音

公則却之私以胥吏

求署一皆罷遣曰吾不以三尺法為己利害居喪致哀

內盡其志外盡其物而無有不得其心者服除為右司

郎中危言直已以致其誠然卒中於諛辭

諛彼義切孟  
子諛辭知其

所不得朝請以檢校吏部郎中為宣武軍節度判官毫

人缺守往蒞其政孤老撫安強猾戮死墾鑿嶢鹵

上丘  
交切

說文磽也下音  
魯說文鹹也

芟艾榛荒

芟音衫  
刈草也

作爰田以贍人食濬

決潢汙築復堤防為落渠以定水禍理不半歲利垂千

祀會朝復命次于汴郊帥喪卒亂

帥一作師據凝傳凝為董晉幕府時孟叔

度橫縱撓軍治而凝亦荒酒晉卒亂作凝走還京師則作師喪者字之誤矣

不可以入遂西

走闕下璽書迎門勞徠甚備以疾居家三年復登于朝

遐邇咏歌仍遇痼疾天子致問逾三月不賜告幸其愈

而用之遂卒天下文行之士為之悲哀嗚呼君有深淳

之行有強毅之志內以和於親戚正於族屬外以信於

朋友施於政事故身之進退人之喜戚繫焉凡其昆弟

申明

一作命

于朝制書成曰孝友君子謂楊氏其仁義之

府君之文若干什皆可以傳於世若某者以姻舊獲愛不腆之文君實知之惟車馬幣玉無可以稱其德用君

之所以知者酬焉

子厚憑之婿見弘農楊氏誌故曰某以姻舊獲愛云

故御史周君碣

御史周君周子諒也新舊史明皇開元二十有四年冬張九齡等罷

知政事遂以牛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仍知門下事二十五年夏監察御史周子諒竊言於御史大夫李適之謂仙客不才濫登相位大夫國之懿親何得坐觀其事適之遽以子諒之言奏明皇大怒廷詰之子諒辭窮擗之殿庭朝廷決杖死之公謂在天寶年與史若不相合耳作之年月碣首紀之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貞元十

二年柳宗元立碣于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

位

諂諛丑瑛切音腴

賢臣放退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

于墀下

墀陳尼切釋云塗地也  
以丹漆地故稱丹墀

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

者始畏公議於虜古之不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

匡王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

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

以為世軌者也

一無者也字

第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



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興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為之銘銘曰

忠為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為臣軌

兮一本無兮字

唐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

呂衡州名溫字和叔一字化光德宗貞元

未自集賢殿校書郎擢為左拾遺二十年回紇請和上問能使絕域者君以奇表有專對材膺選轉殿內史還拜尚書戶部員外郎轉司封遷刑部郎中兼御史副治書之職會以誣奏李吉

甫貶道州刺史以政聞遂改衡州初從陸質治  
春秋又從梁肅為文章藻翰精富一時流輩推  
尚公集又有與呂道州書正與溫論非國語也  
劉夢得集有衡州刺史呂君集紀亦以文字亟  
稱之公謂至于化光爰耀其  
特信矣元和六年永州作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

月二十四日藁葬于江陵之野

藁音果

嗚呼君有智勇孝

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死

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陟為衡州君之卒二州之

人哭者逾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戊不酒去樂會

哭于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間其哀聲交于北

南舟船之下上必呱呱然

呱音孤書啓  
呱呱而泣

蓋嘗聞于古而

覩于今也君之志與能不施于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  
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其  
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端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  
言也獨其詞耳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  
之盡力也獨其跡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為當世甚重  
若使幸得出其什二三則巍然為偉人與世無窮其可

涯也君所居官為第三品宜得謚于太常余懼州吏

一作

刺史之逸其辭也私為之誄以志其行其辭曰

麟死魯郊其靈不施濯濯夫子故潔其儀冠仁服義干

櫓書詩

櫓音魯說文大盾也

忠貞繼佩智勇承綦

音其

跨騰商周堯

舜是師道不勝禍天固余欺鬼神齊

一作不

怒妖孽咸疑

孽魚列切

何付之德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命姓為呂勤唐以

力輔寧萬邦受胙爾國

胙音祚

維師元聖周以降德世征

五侯伊祖之則嗣濟厥武前書是式至于化光爰耀其

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惑君達其道卓然孔直聖人有心

由我而得敷施變化動無不克推理惟工舒文以翼宣

于事業與古同極道不苟用資仕乃揚進于禮司奮藻

含章決科聯中休問用張署讎百氏錯綜逾光超都諫

列屢皂其囊

後漢蔡邕靈帝時為諫議大夫上以邕經學深奧故密特稽問宜披露得失指陳政

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以皂囊封上帝殊爾能人服其智戎悔厥禍

歟邊求侍盛選邦良難乎始使君登御史贊命承事風

動海壖

而宣切說文城下田也

皇威以致來總征賦甲茲郎吏制

用經邦時推重器諸臣之復周官匪易漢課牋奏鮮云

能備

後漢順帝陽嘉元年尚書令左雄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

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史課牋奏

君自他曹載出於一作

技筆削

自任羣儒革議正郎司刑邦憲為貳糾佞肅邪諂諛具

畏遷理于道民服休嘉恩疎若昵惕邇如遐實閑其閤

而撫于家載其愉樂申以舞歌賦無吏迫威不刑加浩

然順風從令無譁繇蠶外邑我繭盈車雜耕隣邦我黍

之華既字其畜亦藝其麻磬鼓斯屏

磬音臯說文大鼓也

人喜則

多始富中教興良廢邪考績既成王用興嗟陟于獄瀆  
言進其律號呼南竭謳謠北溢欺吏悍民先聲如失逋  
租匿役歸誠自出兼并既息罷羸乃逸惟昔舉善盜奔

于隣

左傳宣公十六年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

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今我  
羊氏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

興仁化為齊人惟昔富人或賑之粟

左傳文公十六年宋公子鮑禮於國

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又襄公二十九年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今我厚生不竭而足邦思  
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

其弼人戴惟父善胡名災仁胡罹咎俾民伊祐而君不  
壽矯矯貪凌乃康乃茂嗚呼哀哉廩不餘食藏無積帛

內厚族姻外賙賓客恒是懸磬

左傳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

逮

茲易簣

易音亦簣音責禮記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

子曰華而晬大夫之簣歟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晬大夫之簣歟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

反席未安而歿 僮無凶服葬非舊陌嗚呼哀哉君昔與

余講德討儒時中之奧希聖為徒志存致君笑詠唐虞



揭茲日月以耀羣愚疑生所怪怒起特殊齒舌嗷嗷

牛

刀切說文  
衆口愁也

雷動風驅良辰不偶卒與禍俱直道莫試嘉

言罔敷佐玉之器窮以郡符秩在三品宜謚王都諸生

羣吏尚擁良圖故友咨懷累行陳蕃是旌是告永永不

渝嗚呼哀哉

唐故尚書戶部郎中魏府君墓誌

作之年月具本篇魏府君弘簡

新舊史皆無傳公謂宗元聞其道而翫其文也  
久居又同閑故哀而銘之按柳公世系其先蓋

河東人從曾祖奭為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  
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間行求

養後徒於吳則  
府君亦吳人矣

魏氏世墓于某縣某原唐興有聞士諱之過者

過宅歷切

與

子及孫咸舉進士嗣為儒家綿州涪城尉諱全珙

與實同

魏州臨黃主簿諱欽慈太常主簿諱緄

音袞

尚書膳部員

外郎兼江陵少尹諱萬成凡五代名高而不浮於行才

具而不得其祿江陵府君益之以閎達之量經緯之謀

故豪士賢大夫痛慕加厚生郎中府君諱弘簡字曰裕

之以文行知名既冠而德禮聞於鄉黨既仕而法制立

於官政溫柔發乎外見而人莫不親直方存乎內久而人莫不敬由進士策賢良連居科首授太子校書厯桂管江西福建宣歙四府為判官副使累授協律郎大理評事御史賜緋魚袋在州六年而人樂之廉使崔衍曰吾敢專天下之士獨惠茲人乎遂獻于天子拜度支員

外郎轉戶部郎中邦賦克舉人望逾重年四十七貞元

二十年九月三十日不疾而歿震悼之聲遐邇一辭

一作

一同一作同辭

且曰斯人也而不得為善之利中人其怠乎君

嘗三娶而卒無主婦庭無倚廬

戰國策齊王孫賈之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

則吾倚門而望暮出而不還則吾倚廬而望

堂無抱孤有令兄弟以主其喪

有孝女以守其祀故哭于客位吊于殯東者咸加哀焉  
凡為部從事府喪而當其位者三州缺而居其守者二  
皆得其理君之先再世貧不得葬故以祿仕遊於諸侯  
薄衣食損車馬凡十有餘祀卒獲于厥心其族屬之無  
主後者皆位於墓娣姪之無歸從者咸會於家由是虛  
約以終其世既歛冢宰庀其政

庀普弭切說文治也具也視廩唯釜

鍾視藏唯束帛無餘積焉十有一月遣車歸于洛師遣

戰切周禮大喪飾遣車遂某日祔于墓監察御史柳宗諫

元聞其道而翫其文也久居又同閑音翰里門也故哀而銘

之其辭曰

郎中之道惟直是保淳泊坦厚溫恭孝友郎中之文惟

孝是宣溥暢周流炳蔚紛綸為周賢能為漢賢良周禮卿大

夫之職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漢書武帝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

賢良方正直始任讎校篇籍有光仍授使檄訐謨用揚言極諫之士

二居卽位征賦以理休聲載起顯命伊始生而不壽孰  
知其止歿而不嗣孰濟其美有翩其旗爰舉裳帷行道  
遲遲望墓而歸象物是宜卜筮孔時里人作銘不愧于  
辭

故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墓誌

公集又有祭崔  
史君敏文即永

州公也文謂某咸以罪戾謫茲炎方誌云以某  
年某月日歸葬于某縣某原則此誌當在永州

時作

維元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壬子永州刺史崔公薨于位

享年六十八乙未殯于路寢丙寅遷神于舟以某年月日歸葬于某縣某原祔于皇考吏部侍郎贈戶部尚書府君之墓尚書諱猗玄宗南巡內禪聖嗣府君以謀畫定命起一旅以復天下厥功茂焉

猗於宜切禪音擅按史玄宗天寶十四載

祿山反玄宗乃謀幸蜀時肅宗在東宮亦親摠諸軍討之既至平涼郡會朔方留後杜鴻漸魏少游崔猗等奉牋迎上及至靈武遂從容進曰今寇逆亂常毒流函洛主上倦勤移幸川蜀江山阻脩奏請路絕宗社神器須有所歸萬姓顙顙思崇明聖天意人事不可固違伏願殿下順其樂推以安社稷王者之大孝也凡六上牋詞情激切上不得已遂即皇帝位即日奏其事於上皇乃大赦天下以朔方支度副使大理司直杜鴻漸為兵部

郎中朔方節度判官崔猗為尚書之先曰貴鄉丞贈太吏部郎中並知中書舍人事

常少卿府君諱子美太常之先曰揚州江都丞府君諱

道禎知盈切行高位卑華冠士族公諱某字某承世德之

清源浚之以蠲潔蠲圭切以端其志采羣言之枝葉植之

以茂實以循其能始由右千牛備身佐環衛唐百官志左右千牛

衛上將軍各一人掌侍衛及供御兵仗以千牛備身左

右執弓箭宿衛以主仗又云千牛備身備身左右各十

二人掌更執御刀更蓋屋三原藍田尉蓋屋隸鳳翔三原藍田仍



道二邑齊風哥舒曜尹河南鯨寇猾驚

鯨巨京切驚音敖

黎人

播越表公尉河南糗糧芻茭

糗去久切又丘救切

戎備畢給版圖

田洫民事時又遷揚州錄事叅軍實吳楚之大都會也

政令煩拏

女加切

責奉叢沓一日不膏

字當作葺諸韻皆無此字唯吳本楚

辭中葺字有如此書且文云一日不葺鑄譙四至當是葺字明矣

鑄譙四至

鑄遵全切譙才笑切

言鑄秩誚謫之也

公為之優優有裕長史司徒杜公與之揖讓

異

一作夷

於賓僚入為太子司議郎拜歸州刺史巖險湍

悍人類鳥獸古號難理公克有聲遷永州刺史朝散大

夫惟是南楚風浮俗鬼尸為胥徒家有襍梗

音梗

大者虐

鰥孤以盜邦賦毆愚蒙以神訛言悖于政經莫有禁御

公于是修整部吏黜侵凌牟漁者數百人以付信于下

而征貢用集擒戮妖帥毀煮蒿淫昏者千餘室

煮音薰  
說文臭

菜也以舉正羣枉而田閭克和寬以容物直以率下邦人

方安其里措紳猶鬱其望體魄遽降哀何有窮嗚呼公

前夫人徐州叅軍滎陽鄭鉅女有子曰義和早夭後夫

人萬年尉范陽盧彤女嘉淑之德繼聞宗族有子曰貽

哲貽儉克承于家洎公之兄子曰勵曰禮誠願志于墓  
無忘公之德銘曰

孰為德門清河濬源其流汙汙世有顯懿揚其清芬煥  
炳增華昭于後昆惟魴與鯉魴音防舊史是尊孰為茂功

尚書清風藹其有融勃然而興披草從龍布令諸夏敷  
和六戎赫矣大陽克昇于中孰為惠政公嗣餘慶形于  
謠咏小程其功大遂其性黠吏是省黠下八切妖風以正于

邑于邦克揚休命孰為遺愛公去昭代邦人斯痿

音每又音

妹病也始焉是賴今也何戴孰葬我公于洛之會何以銘之徽音不昧

故永州刺史崔君權厝誌

崔氏出自齊丁公呂伋食采於崔因以為氏後

分清河博陵二望據誌君諱簡字敬守其曰蔡湘滢即永州也元和七年壬辰作

博陵崔君由進士入山南西道節度府始掌書記至府

留後凡五徙職六增官至刑部員外郎出刺連永兩州

未至永而連之人愬君

愬音訴

御史按章具獄坐流驩州

幼弟訟諸朝天子黜連帥罷御史小吏咸死投之荒外

而君不克復元和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孤處道洎守  
訥奉君之喪踰海水不幸遇暴風二孤溺死七月某日  
柩至于永州八月甲子藁葬于社之北四百步崔氏世  
嗣文章君又益攻博知古今事給數敏辯善謀畫南敗  
蜀虜西遏戎師其慮皆君之自出後餌五石病瘍且亂  
瘍音陽說文瘡癰也又  
音易一本作易非是故不承于初今尚有五丈夫子

夫人河東柳氏德碩行淑先崔君十年卒其葬在長安  
東南少陵北君以竄沒家又有海禍力不克祔三年將

復故葬也徒志其一二大者云

鯢為祖曄為父世文儒積彌厚簡其名字敬守年五十

增以二墓湘澍

音筮說文水涯也

非其地後三年辭當備

故萬年令裴府君墓碣

公集有梓人傳其首曰裴封叔之弟在光德里當即

聞喜也史傳裴光庭之子積則刑部員外郎府君諱積甚明一作植非是司空杜公黃裳也德宗葬崇陵順宗葬豐陵集又有裴君豐崇二陵集禮後序即此所謂藏之南閣者也葬在元和十三年碣蓋是時作

公諱瑾字封叔河東聞喜人太尉公諱行儉實高祖侍

中公諱光庭實曾祖刑部員外郎府君諱稹實祖大理

卿府君諱儼實父公由進士上第校書崇文館飭館事

修整左春坊由是立署局後參京兆軍事按覆校巡大

尹恒得以取直為太常主簿搜逖疑玄逖他歷切探扶逖隱

扶音決宿工老師不得伏匿皆來會堂下者股肱耆渠伊切

詩耆定役喉喙以集樂事喙許濺切作坐立二部伎圖

卿奇其績奏超以為丞司空杜公聯奉崇陵豐陵禮儀

再以為佐離紛危導滯塞闕百執事條直顯遂司空拱

手以成自開元制禮諱去國恤章累聖陵寢皆因事擊綴

擊音覽綴  
林衛切

取一切乃已有司卒無所徵公乃撰二陵集禮

藏之南閣轉殿中侍御史仍拜尚書比部員外郎會校成

要暮月畢具刺金州決高弛隙

弛賞是切說文弓解也  
隙去逆切說文院塞也

去

人水禍渚焚原茅闢成稻梁陟萬年令叢劇辦肅談晏終

日人視之若居冗官然會金州猾吏來揚言恐喝以煩瀆

事曰不得三十萬吾能為禍公大怒召罵之恣所為吏巧

以聞御史按章具獄再謫道州循州為佐掾會赦量移吉



州長史元和十二年七月日病瘧泄卒

泄音薛

始公以唯諾

聞長安中奔人危急輕出財力如索水火性開蕩進交大

官不視齒類挾同列收下輩細大畢歡喜博奕知聲音飲酒

甚少而工於紉謫謠舞擊𪔐

五各切

纖屑促密皆曲中節度

而終身不以酒氣加人晝接人事夜讀書考禮收摺策

牘

摺俱運切說文拾也

未嘗釋手以是重諸公間初娶范陽盧氏無

子後夫人柳氏德為九族冠生三男子喪其二焉貞元十

六年某月日卒柩于長安御宿之北原冢子銑

銑蘇典切一添洎永

字奉樞以明年月日克葬于墓銑以文書來柳州告其  
叔舅宗元願碣于墓左則涕為之銘其辭曰

有鬱其馨惟裴之卿世服大僚仍耀烈名封叔申之實  
惟其英離書宮闡佐職于京太常命吏以能增秩相儀  
考禮大弁斯畢鳩工展伎爰備聲律或圖或書藏之府

室史于柱下

史記老子傳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又張湯傳老子為

柱下史即藏室之

柱下因以為官名

郎于會司周禮司會之職以叅互考

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  
廢置謂裴府君為比部員外郎會校成要也  
徵循以周

大比是宜作牧于金金人允懷溝防漢潞墊沃卒移都墊

念切書下

民昏墊增我歲食易其茅毳游手閒民相顧聚來徵

為萬年治劇于都百務敘成談晏以娛誰恤誰恃不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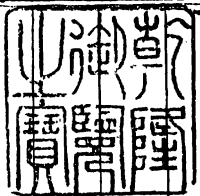
悍吏胡巧其辭按章以遂由道斤循施施三年

施余支切改易

也

更赦進資廬陵是遷人曰世德宜慶于延又曰良能

宜力之宣朝有大賚期賜其還鬼神不享命殞在前長  
原有墓高曾祖父淑靈是祔封叔爰歸左右惟具孤銑  
磨石祈辭海陬遂升其趺于道之周



柳河東集卷九